



哲 学 家 寄 语 青 少 年

XIANDAIJIAZHIGUANNIAN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面对现代人生价值选择的困惑,我们需要一种辩证的哲学智慧。在人类生活的价值坐标上,崇高与渺小一向是对立的两极:崇高表征着真善美,渺小则意味着假恶丑;追求崇高是人生的真谛,沦为渺小则落入可怜的境地。因此,献身崇高的事业,弘扬崇高的思想,完善崇高的人格,臻于崇高的境界,一向是人生价值的最高尺度、人生意义的基本内涵和人生追求的根本目的。

现代价值观念

孙正聿◎著

哲学家寄语青少年

人的世界
哲学的修养
现代思维方式
现代审美意识
现代价值观念

现代价值观念

孙正聿 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价值观念/孙正聿著.
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2012.4
(哲学家寄语青少年)
ISBN 978-7-206-08557-4

I. ① 现…

II. ① 孙…

III. ① 价值论(哲学)—青年读物 ② 价值论(哲学)—少年读物

IV. ① B018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48265号

现代价值观念

著 者:孙正聿

责任编辑:谷艳秋 杨九屹 封面设计:张 娜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70mm×950mm 1/16

印 张:10 字 数:80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8557-4

版 次: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: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选择的困惑：现代人生

- 1. 谁“可怜”？ 1
- 2. 价值坐标的振荡 12
- 3. 崇高的位置 19
- 4. 理论的启示 35

生命的价值：思考人生

- 1. 人生的座右铭 52
- 2. 生命、生存与生活 60
- 3. 人的意义世界 65
- 4. 走出生活的“二律背反” 78

多彩的世界：体悟人生

- 1. “烦恼人生”？ 90
- 2. “提醒幸福”！ 98
- 3. 需要的层次 105
- 4. 生活不能“缩略” 115

主体的力量：创造人生

1. 超越其所是的存在 129
2. 成功没有公式 138
3. 人生的境界与自由 144

从选择到行动——编后语

选择的困惑：现代人生

一个人单凭生活在现在并不就有资格被称为现代人。……唯有对现在最有感知性的人才是现代人。

荣格

1. 谁“可怜”？

可怜别人，这大概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：一种是所谓“恻隐之心”的爱怜，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等等；一种是所谓“物伤其类”的自怜，可怜别人其实是可怜自己；一种是所谓“不足齿数”的怜悯，可怜别人其实鄙视别人；一种是“悲从中来”的痛惜，如鲁迅的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。此外，恐怕还有种种不同的“可怜”。

这是说“可怜别人”。如果是“被人可怜”，那就

不管是爱怜还是自怜，怜悯还是痛惜，总是一种羞愧与悲哀。人活到被人可怜的份儿，那滋味怕是很不好受的。

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“可怜别人”的人总是“被人可怜”，“被人可怜”的人也总是“可怜别人”。于是，究竟谁可怜，就成了大问题。

鲁迅写的《药》，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其中就有一段关于“谁可怜”的对话，因而也就提出了“谁可怜”这个大问题。

《药》里的夏瑜是反清的革命者，康大叔则是对革命者行刑的刽子手。行刑后的康大叔，在老栓的茶馆里，与茶客们有这样一段对话：

“包好，包好！”康大叔瞥了小栓一眼，仍然回过脸，对众人说，“夏三爷真是乖角儿，要是他不先告官，连他满门抄斩。现在怎样？银子！——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！关在牢里，还要劝牢头造反。”

“阿呀，那还了得。”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

多岁的人，很现出气愤模样。

“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，他却和他攀谈了。他说，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。你想：这是人话么？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，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，榨不出一点油水，已经气破肚皮了。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，便给他两个嘴巴！”

“义哥是一手好拳棒，这两下，一定够他受用了。”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。

“他这贱骨头打不怕，还要说可怜可怜哩。”

花白胡子的人说，“打了这种东西，有什么可怜呢？”

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样子，冷笑着说，“你没有听清我的话；看他神气，是说阿义可怜哩！”

听着的人的眼光，忽然有些板滞；话也停顿。小栓已经吃完饭，吃得满身流汗，头上都冒出蒸气来。

“阿义可怜——疯话，简直是发了疯了。”

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。

“发了疯了。”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。

读完这段文字，谁都会感到一种冰冷的悲哀。这悲哀来自对阿义们的“可怜”，或许也包含对夏瑜们的“可怜”。对阿义们的“可怜”，用现代的话语说，是可怜其失去了人的“主体自我意识”；对夏瑜们的“可怜”，则是可怜其杀身成仁反被视为疯子——被其救民于水火的“民”们视为疯子。

然而，夏瑜们只是可怜阿义们，却绝不以为自己可怜。因为他们是为拯救阿义们而献身。他们或许感到悲凉和悲哀，但不是自怜。在夏瑜们的心中，对“谁可怜”，有一种自觉到的标准和尺度。这就是人之为人的标准和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的尺度。我们用这个标准和尺度去评价夏瑜们和阿义们，“谁可怜”的答案也还是清楚明白的。

现在，“谁可怜”的问题似乎是更为复杂了。近读

韩小蕙女士的《怜悯断想》^①，便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现代人生的联想。

这篇断想的开头说，“怜悯”这个词平时只用于典雅的书面语，老百姓们更习惯说：“可怜”。这是人类的一种很普遍的情感，芸芸众生者我们每一个人，都可怜过别人，也被别人可怜过。文章接着又说，正是由于“可怜”这种情感太过普遍了，所以我们往往失去了感觉，一定要有某种外力的撞击，才会唤起我们的思索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“外力的撞击”，唤起了韩小蕙的思索，并写出了这篇断想呢？

韩小蕙说的是，她去参加一个文学沙龙，来的“全是出过几本书的青年作家们”，没想到一进门，“但见一位时髦女郎端坐屋中”，却原来是“一位男作家带来的女朋友”。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叙述与感慨：

我们都很礼貌地和她打了招呼。怕她感到冷落，几位女性还特意与她聊上几句服饰之类。

^① 见《北京文学》1995年第1期，或《新华文摘》1995年第5期。

她呢，不大开口，只是垂着眼帘听我们讲。但很显然的，她一点也没进入我们的氛围，只是在熬时光，一心巴望早点被男朋友带出这个门，就像搭错了车的一个乘客。

我不禁可怜起她来。看她还很年轻，却连固定工作都没有。只是每天跟着男朋友，从早到黑当他的影子。男朋友固然很有钱，可以供她穿金戴银，出入高级宾馆饭店。可是可以明显地看出来，他并不拿她当成与自己平等的人，她只是属于他的一个私有财产，就像他的彩电冰箱或宠狗宠猫一样。

这种完全没有自我的日子，难道不难受吗？我一边端详着她的脸蛋一边想：这难道就是她的理想生活方式？她真是心甘情愿的么？她的今后怎么办呢？……

谁知后来竟听说，她同时也在可怜我们——可怜我们生为女人，竟还得自己思想、自己写作、自己上大学读书、自己上班挣钱、自己进入文学沙龙和男人一样讨论问题、自己苦兮兮

地往前奋斗……

上帝啊，这两种互为逆向的、同时又都是那么真切的怜悯啊！

由这个描述与感慨，作者便敞开对“怜悯”的思索的空间，为我们展现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种种“截然相反的怜悯与被怜悯”。如果改写或缩写原文，总觉得会失去原有的文采与深沉，还是照录几段以飨读者：

有表层形态的。比如早上你情绪饱满地踏上上班的路途。你正一心一意地蹬你的自行车，突然斜刺里冲出一辆车抢行。你躲闪不及被猛然撞倒，那人却不但不道歉，反而对你破口大骂。这个时候，你当然不屑于同他争吵，而是从心里可怜他，这么没有教养，不怕被人看不起？他呢，看你文质彬彬地一声不吭，竟也在可怜你——就你这书呆子样，也配跟我较劲?! ……

有观念不同的。比如有一位小报记者曾对

我夸口，说他每天根本不用回家吃饭：“要是记者还回家吃饭，这记者不就白当了吗？”我不无讽刺地说，那你就天天都去赶会。他自豪地“哈！哈！”，然后说：“哪还用赶会呀？你就这么出了门，推哪个门进去，哪个不是你的报道对象？”说实在的，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怜悯他：就为了这么一顿饭，就得日日天天周旋表演一番，也太不值了！谁知他还大感其慨地怜悯我——“没想到你这个大报记者这么不开窍，我要是有你这个位子……”

还有关乎道德伦理的。前段时间，文坛出现了一股隐私文学热。有些作者利用小说、散文等文学样式，来展示自己的婚外恋、同性恋、性欲望、性生活乃至手淫、强奸……在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的批评。我对这些作者深深怜悯，可怜他们靠出卖自己招徕读者的做法，就写了批评性文章。不久却收到了这样的反馈：“你干吗要当卫道士呢？”其怜悯之情也是溢于言表的。

还有人格差距的。生活中，我接触过一些大伪似真的家伙。本来在他们丑恶的内心中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攫取欲和占有欲，整天焦虑着争名、争利、争官、争宠，随时算计着怎样使别人倒点霉，怎样把别人打入地狱。可越是这样的家伙，脸上越作出迷人的少女微笑，嘴巴里越高唱着真善美的歌谣，文章里也总是不忘以美丽词藻装点自己。我极度讨厌这样的伪善儿，宁愿跟表里如一的恶魔打一仗也不愿跟伪善儿说句话；同时我亦从心里深深可怜他们，可怜他们忙于做婊子又累心立牌坊，而又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戳穿的可能——现代人是多么聪明，谁能欺骗和掩盖得久呢？可是当我把这层心思向朋友说起时，不料朋友劈头向我断喝：“你别发呆了，他们还从心里更可怜你呢！可怜你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讲究什么表里俱澄澈！”

读过这些表层形态的、观念不同的、道德伦理的、

人格差距的“截然相反的怜悯与被怜悯”，我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？也许，我们的第一感受就是感同身受的强烈共鸣。虽然人们的身份、地位、职业和处境不同，但这种“怜悯与被怜悯”的矛盾却是“无处不在、无时不有”的。如果说这感受有所区别，也还是对“谁可怜”的感受不同。也许，有人像文章的作者一样，“可怜”那位男作家的女朋友、那位任意横行的撞车人、那位出卖自己的撰稿人、那位不择手段的伪善儿，以及作者所“可怜”的此类人等。但也许有人“可怜”此文的作者以及与此文作者抱有同样心态的人。

于是，读过此文的第二感受，便是痛感一条古训——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——之可疑。如果此心此理人所皆然，又何以搞不清楚到底“谁可怜”呢？于是我们又读到了作者的议论：“价值观不同，判断就全然不同。是耶？非耶？嘲弄崇高，亵渎神圣，蔑视道德，排斥传统，丧失目标。生活可以全不必问为什么，只要有钱，傻吃傻喝也算当代英雄”。于是我们又读到了作者的更为令人怵目惊心的叙述与议论：“今天提倡价值观念的多元选择，有一晚我督促着女儿弹钢琴，她想偷

懒，突然嬉皮笑脸地给我唱了一首儿歌：‘好男不上班，好女傍大款。得了5分算什么，不敌他爹20万’。”“女儿刚10岁，天可怜见！”

读过此文的第三感受，是感动于作者的“文人的良心”。为了寻找到底“谁可怜”的答案，作者“问天”、“问地”、“问古人”，“天地不语，圣人答焉”。于是作者引证了孔子的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，引证了韩愈的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”，又引证了在作者“心目中被奉若神明”的当代学者张中行先生的所言所行。作者说，张中行先生“在许多文人和青年人的心目当中，都是‘神’。他集哲学家、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、教育家、诗人、作家……于一身，对我说的却是：‘我这一辈子学问太浅，让高明人笑话’”。于是作者感慨道：“而我辈之人呢？有的一共也没读过几本书写出过几篇像样的文章，就敢自我陶醉、自我膨胀、自我吹嘘、自我扩张、唯我独尊、妄自尊大，老子天下第一，整天汲汲于名次、争座位，诋毁别人，抬高自己，愤愤然于得不到的焦躁里。”由于找到这种“差